

# 从西方到东方

根据《明慧十方》节目第三集整理成文

从北大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凯文一九六四年出生在北京的一个知识份子家庭。他自小喜爱中国传统文化，兴趣广泛，学业优异。凯文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年年都是北大的“三好学生”，大学毕业后被保送继续上研究生。

一九八九年，凯文来到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物理系读博士，从事医学物理研究。两年后，他到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大学，师从该校有名的海洋物理导师，研究海洋生物与探测。后来他觉得这还不是自己要找的方向，于是转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生物物理研究。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其卓著的声誉吸引了许多优异学子。在这里，除了学术进展外，凯文得到了一个意外收获。加大伯克利校园是个思想非常活跃的地方，各种各样的理论、思想都可接触到。当时有不少人对东方文化感兴趣，一个偶尔机会，朋友拉凯文去参加了一个打坐学习班。

“当重新接触东方文化，我有一种久违的感觉。”凯文从小就对琴、棋、诗、书、画有浓厚兴趣。从中学到研究生，他几乎一天没断地练习书法，他还把父亲给他的《芥子园画传》里的画都画过一遍。对于唐诗，他上中学时每天背一首，一共背了五百多首，已不止是“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了。

这一次，他被打坐的那份宁静



图：凯文

深深地吸引了。

## 科学与修炼

初学打坐的时候，凯文觉得每天都在提高，但练了四五年以后，他就感觉再也提高不上去了。这时，国内的亲人向他推荐法轮功，可他以为那不过是一种祛病健身的气功，并不感兴趣，也就错过了。直到九九年初，与他一同打坐的朋友也向他竭力推荐法轮功，还热心地给他寄去一本《转法轮》。

看完一遍后，凯文发现这是一本指导人修炼升华的书。“我第一感觉是，他很正，而且很多东西说得很明白，以前很多搞不懂的东西，在这本书里都讲得很透彻。但我当时并没真正下决心炼。因为修炼界都知道，要从原来那一套转到另一套修法，不是一个轻易的决定，不象我今天跑步、明天再去打拳。”

可在以后的日子里，仅看过一遍《转法轮》的他，从自己发生的一些潜移默化的变化中感觉到了这本书的非同寻常。

“在生活中再遇到矛盾时，我

会自然而然地想到那书中是怎么讲的，该怎么对待。以前，别人对我不好时，我虽不会以牙还牙，但起码会离他远点以保护自己；但那书里讲，生活中出现任何问题都是有因缘关系的，教人‘退一步海阔天空’：先让，再查看自己有什么地方没做好，等把心态理顺了，矛盾就化解了。我发现自己开始用一种新方法思考问题了。我感到得再研究研究，于是又把书看了一遍。”

这一看，就一发不可收拾，他又在互联网上查阅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其他讲法，这解开了他很多以前在科学中未能解开的疑惑。

“在生物与化学领域，基本上就是对现象的观察和对经验的总结，有很多东西都只是一种假说，离真正认识事物的真相还差很远。而你看看这个大自然，那真是一件完美的杰作。举个例子，自然界里存在的最简单的单细胞生命，至今还没有科学家可以在实验室里做出来。无机物通过组合就生成一个单细胞生命了？不可能。”

“天文学家弗雷德·何怀特（Fred Hoyle）提出了‘波音七四七效应’：世上的无机物质随机组合组成一个单细胞生命的机率，跟一阵风吹过垃圾场自然而然地把其中有用东西拼出一架‘波音七四七’飞机的几率一样——这是一个不可能事件。而这世上的万物又何止单细胞生命？就说人，要有机组成这样一个有思想、有各种能力、有消化系统、神经系统、感

观系统等等不同系统、由千千万万个细胞组成的复杂生命，靠随机组合、进化就出来了？更不可能。”

“文革之后，气功在中国很盛行，人出的很多特异功能是科学没法解释的。而且很多人得了医院没法治的绝症，练气功康复了，这也是科学解释不了的。”

从小就接触中国传统文化的凯文，对修炼并不陌生，看过法轮大法的著作后，他更相信宇宙中存在着真理，神创造、主宰宇宙万物也并非神话。他明白了“神”实际上是一种高级生命，人通过修炼，也可向具足更高智慧、更大能力的生命升华。凯文萌生了要修炼法轮功的念头。

而接下来，二月份的洛杉矶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则促使他真正走入大法修炼。“那时每年在不同地区都有这样的交流会，大家在一起分享修炼的经历、体会和收获。我最感兴趣的是去见见这些学员，看看这个功法到底能改变人多少。那天上午的学员发言给人印象很深，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第一个上台发言的是个六岁的小女孩，她讲自己学了大法以后，在学校里不再跟同学争斗，怎么说真话、善心待人，我当时非常感动。我一直在练武功，有跆拳道黑带，觉得自己很坚强，不会轻易流泪。但那天，听每个发言我都流眼泪，整个上午，我眼泪就没断过。我就觉得，这些人学了法轮功以后，他们是真正地内心上改变了，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那天我

对自己说，这个功法我炼定了，一定要炼！”

## 境界的升华

转眼之间，凯文修炼法轮大法已有十一年了。“当回首往事，看看自己走过的路，看看周围的人，你会发现人追求的金钱、名利并不长久。而最让人感动、值得回忆的，往往是对一种更高尚目标和超常东西的追求，那让人内心宁静和满足，受益一生。”

“人常说，‘人有旦夕祸福’。可能你今天工作得挺好，明天就丢工作了；可能你今天很健康，明天就生病了，生活中很多事并非人能控制的。但有一种东西真正属于你，你能从中得益一辈子，那就是境界的提升。不管生活中遇到什么事，你都能乐观以待，你每天烦恼就会少，满足感、幸福感就会多。我觉得，境界的升华是更值得人追求的。”

法轮大法修炼对凯文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他心胸豁达，身体健康，与朋友相处融洽，工作也做得很好。凯文的妻子也修炼法轮功，在矛盾中他们彼此包容，替对方考虑，家庭和谐美满。

在北美，有一批与凯文有相似经历的知识份子，他们走过了各自的寻觅、思考和实践的历程，俩俩相继而来，殊路同归，在大法修炼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答案和那份驻于心灵深处的恒久幸福。

# 大法治好了我的遗传肝病

（由本人口述/同修代笔）我叫曹华妹，女，今年四十三岁，江西省都昌县人，从小体弱多病，生活艰苦，在娘家上过三年小学，十二、三岁就随父亲外出帮工，在工地上挑砂、挑砖，吃了不少苦。后嫁了个忠厚老实的丈夫，长期靠卖苦力度日，日子尤为艰苦。

我娘家人有遗传病史，祖父、父亲都是五十岁左右患肝病去世，兄弟姐妹都有大、小三阳，带乙肝病毒，我也没能幸免，四十岁不到，这可怕的乙肝病就发作了，求医问药，钱没少花。没好上一年半载，病又复发了。一连三、四次，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生活真是贫病交加，苦不堪言。头两次在外地打工，好不容易挣的一点钱，让我治病都给花光了。当第三次病再复发时，生命已经出现危险了。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份，我在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二十多天，肚子渐胀渐大，东西也慢慢吃不了。医生说：最好到北京、上海等大医院治疗试试，也许有40%的希望，三天之内不走恐怕再走也就没用，同时，下了病危通知书，一天四次催我转院。

我的生命好象走到了尽头，心中的悲苦有言难诉。我嫂子是大法弟子，曾经经常给我讲法轮大法美好的故事，因我听信了电视谎言的宣传，心中对大法一直有抵触情绪，哥、嫂给我讲真相的时候，我大多数是碍于情面，并没有真正的听入心里。但是，嫂子始终都没放弃过我给我讲真相。

面对如此可怕的乙肝疾病，我的丈夫、儿子都担心传染，和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而我嫂子毫不

忌讳，半点都没把我当成会传染的病人，真心诚意对待我，耐心看护着、照顾着我。

出于内心的感动，我听信了嫂子的话，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也向嫂子坦诚地说：我错怪了大法师父，我曾经甚至不放心儿子去嫂子家，害怕会象电视上说的那样，可见我受中共电视欺骗太深了，真正错怪了大法、错怪了亲人，不辨善恶，不明是非。

面对嫂子的关怀，我诚心念了一夜的“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第二天我面色好看多了。后来我就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人渐渐地好转，医院也不再提转院的事。

二十多天后我就出院了。我出院后继续吃药，定期检查，在家休息调养，饮食起居特别小心，连冷水都不敢沾。

二十多年来我一直信教，每当做礼拜的时候，都虔诚地去教堂。当我出院后，还是放不下宗教，继续到教堂做礼拜，渐渐地把救命的九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丢在了脑后。以后，任凭我小心翼翼，护理得再好，身体状况还是每况愈下。

出院六个月，我的病再次发作了，真正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又住了二十多天的医院，在医院，我有时一天都要晕几次，肚子也大得难穿衣服，人都变形了，成天千儿八百地花钱，病情不但丝毫不见好转，相反还越来越重。丈夫、儿子到处找亲戚、朋友、熟人借钱，都借遍了，再也借不到钱了。

我想，医院救不了我了，宗教也救不了我，丈夫更是束手无

策。尽管如此，我的哥哥、嫂子仍是一如既往，对我不舍不弃，把我接回了自己家。我坐过的凳子，摸过的东西，人家都不敢碰，嫂子硬是跟我同睡一床，陪同我学习《转法轮》，听师父讲法录音，时刻守在我的身边，叫我一定要相信师父，相信大法。

三天后我的脸色更加难看，似乎病情更加严重，姐姐、妹妹都劝我回自己家，丈夫也打退堂鼓，我更是没有主意，既担心哥嫂、侄女被我传染，更怕自己随时会死在哥哥家。但是，哥嫂丝毫不被我的表面症状所带动，耐心的开导我，并举出许多修炼大法病情一扫而光的例子，引导我，只要有坚信大法，坚信师父的一颗心，世上就没有过不去的难关。因此，我才真正走入了大法修炼。

我的信心得到加强，放下了生死之念，不断的学大法，坚持不懈的炼功。就在第六天，我开始不断的小便，嫂子说是师父帮我净化身体，是好事。我的精神明显好转，腹胀也消了，脸上也开始红润了，吃饭也越吃越有味。

在哥哥家我共住了十八天，身体感到比没病前更好，回家后，我把自己当作真正的修炼人，坚持学大法、炼功，不到一个月，我又开始帮工做重活，身上有使不完的劲。感谢师父一次又一次的救我，佛度有缘人啊！

现在，我已经修大法快一年了，我再也没吃过一分钱的药，并且明白了做人的道理，紧跟师尊返本归真，精神无比的轻松。大法的神奇、大法的超常，大法师父的无量慈悲，我用尽人间的语言难以表达。



图：学功的小朋友

## 波兰格但斯克市学功的小朋友

三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波兰法轮功学员来到北部港口城市格但斯克，开始为期两天的讲真相活动。他们在市中心火车站对面的商业中心搭起帐篷，支起展板，介绍法轮功，并告诉人们中共正在如何残忍迫害遵循法轮大法“真、善、忍”原则做好人的修炼者。

在悠扬平和的炼功音乐中，法轮功学员们为市民一遍又一遍演示功法，吸引了很多观众，不断有人加入，要求学炼。一位妈妈带着几个孩子，观看了功法后非常感兴趣，问学员，这个功法小孩子是否可以学。在得到肯定的答案后，就让她孩子们和法轮功学员坐到一起，学起了第五套功法。

小小年龄，学起功来一点都不含糊，在寒冷的天气中打坐。

格但斯克是波兰前总统列赫瓦文萨的故乡，因作为东欧民主化的带路人，成功带领波兰人民脱离了邪恶的波共政权，而被尊为波兰“永恒的骄傲”。尽管天气阴雨绵绵，真相展板前却站满了大批市民，看到展板上揭露的中共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和活摘器官真相，大家义愤填膺：“只有共产党才有这样毫无人道的劣行。”

过往人流络绎不绝，很多人接过法轮功学员递送的真相传单，站在那里就仔细看起来。



## 遭七年冤狱 陈淑兰又被劫持洗脑

北京市昌平区大法弟子陈淑兰，2002年9月16日被昌平区公安绑架，被非法重判七年半，关在北京市女子监狱，于2010年3月17日出狱，又被挟持到昌平区洗脑班继续迫害。

十年来，陈淑兰一家是中共邪党流氓集团惨无人道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最典型案例。陈淑兰大弟陈爱忠2001年9月20日在唐山市荷花坑劳教所被摧残致死；小妹陈洪平在双腿被中共人员打断后劳教，2003年3月5日被高阳劳教所迫害致死；二弟陈爱立，在唐山丰南县冀东监狱被迫害的生命垂危，于2004年11月5日去世；母亲王连荣在流离失所中，于2006年8月4日离世。

2007年秋天的时候，一直隐姓

埋名、流落他乡的父亲陈运川，去北京女子监狱看望自己多年未见的陈淑兰，狱警以无身份证等证件为由拒绝接见，老人想给女儿留点衣物和钱也未允许。老人后来遇车祸离世，最终也未能见上女儿一面。

陈淑兰娘家是河北省怀来县北辛堡乡蚕房营村，全家六人都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受益，父亲陈运川1997年7月修炼大法后多年的腰痛不治而愈，对儿女们说这就是祖父当年所说的大法。陈运川老人十几岁时，其父在离世时告诉他：“将来会有佛祖来传大法，你等五十年，到时候，一定不能错过啊！”陈家过着善良人家的祥和生活。

然而1999年7月20日后，这个

家庭成了江泽民操控的中共不法人员的眼中钉，2000年11月28日早上9点左右，县公安局副局长陈江带着看守所的女警辛芳、实习大夫赵扬、政法委的一个女干部、5名武警，还有乡政府及派出所的十四五个人，围住陈家，一边砸门一边喊叫。武警翻墙而过，立即一群人闯入大院，说是要抓走两个去劳教。

当把陈淑兰的大弟弟陈爱忠迫害致死，河北省中共人员与北京相关人员勾结，逼迫陈淑兰在其弟弟的死亡书上签字，并威胁陈淑兰不许将消息透漏出去、不许在明慧网报道等，如果将消息走漏就将陈淑兰关押云云，陈淑兰没有配合邪恶，世人知道了是邪恶害死了大法弟子。2002年9月16日，河北省



图：陈家合影，五人在中共的残忍迫害中去世

怀来中共恶徒伙同北京市昌平相关人员将陈淑兰绑架，并转到北京公安局七处，后非法判刑七年半，关押到北京女子监狱迫害整七年六个月，期满后仍不放过。

## 湖北工大计算机学院教师被绑架

（明慧通讯员湖北报导）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五日，湖北工业大学政保科在没有任何合法理由和手续的情况下，绑架该大学计算机学院优秀教师梅传军到汤逊湖洗脑班。

梅传军是湖北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的青年教师，为人正直诚恳，宽厚善良，工作兢兢业业，专业技术强、教学效果好，一直受到老师和学生的好评。二零零五年六月梅传军荣获学校第八届青年教师授课竞赛优胜奖，他是广大师生公认的好老师。

几年前，梅传军为了追求身体健康和道德修养而修炼了法轮功。他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做个好人，做事处处考虑别人，工作中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计名利，对家庭对社会负责任。可

是这样的一个好教师，却被湖北工业大学这个本该教书育人、培育现代文明的高等院校的官员配合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六一零”不断迫害。

二零零六年九月，湖北工业大学人员因为梅传军修炼法轮功，把他绑架到湖北省汤逊湖洗脑班迫害，长达40多天。

梅传军从洗脑班回来之后，不断受到武汉市“六一零”的骚扰。湖北工业大学在“六一零”的操纵下，不让他上岗，克扣他的工资。在梅传军竞聘资格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该校计算机学院仍然威胁梅传军，说要减少他的工资，最后把他开除。

因为受到这种威胁，梅传军只能出外打工。该校又多次派人上门骚扰，追问他的去向，说是

怕他上访。二零零九年八月，该校承诺让他回校工作，给又不给他安排教师岗位，而是无理的安排他到资料室。虽然这是个临时工的岗位，但梅传军没有怨言，还是兢兢业业的在这个岗位上工作。在二零零九年年终评比的时候，因为梅传军的出色表现，他所在部门被评为学校资料设备管理第一名。

没想到的是，就是这样一个优秀教师，再次被湖北工业大学恶人配合“六一零”绑架。三月十五日上午，该校保卫处政保科的黄水情和胡军等四五个人，闯入梅传军的办公室，把正在上班的梅传军绑架并强行带到原湖北省汤逊湖洗脑班（现在可能是挂名“板桥法教中心”）进行迫害。

## 遭劳教迫害失明 韩忠又被冤判六年

（明慧通讯员安徽报道）安徽铜陵市法轮功学员韩忠，去年五月至六月间，被中共警察非法关押，据悉在年前被秘密判刑六年。这样一个以真、善、忍的理念要求自己做好人的普通百姓，在此之前就受到中共残酷的迫害，遭安徽南湖劳教所恶警殴打致右眼失明。其父母与家人也长期饱受惊吓。

早在二零零一年至二零零七年前后，因不放弃修炼法轮功，韩忠被当地“六一零”（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多次强制劳教，多次被非法关押在安徽南湖劳教所。南湖劳教所位于安徽宣城境内，是非法关押全省男法轮功学员的法西斯集中营，这里的恐怖，用当地人的一句话可以形容，就是“人到凤凰山（南湖凤凰山），不死也得瘫”。

二零零一年夏，韩忠在南湖劳教所遭非法劳教迫害期间，由于不放弃信仰，曾受到南湖劳教

所恶警残酷的折磨，据说当时韩忠被一恶警用手铐吊在窗子上15天15夜，不让睡觉，不让洗澡，任凭蚊虫叮咬，并且被管教多次用高压电棍电击，最长时间达4个多小时。除此之外，还经常受到恶警打骂，身心遭到严重的摧残。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前后，韩忠在南湖劳教所遭到同监犯人、及多名恶警殴打，导致右眼失明。据韩忠回忆，有一天，他上完厕所，准备回劳动车间时，有两个劳教人员挡住他的去路，并故意闹事。该所恶警闻声过来，询问事件的过程中，原本韩忠想与他们讲道理，其中一恶警却拿起一带有铁丝的饭盒砸向韩的头部，另一叫孟宇（音）的恶警还一拳打到韩的右眼上，当时就流血了，又有另外的恶警不顾韩右眼流血，继续殴打他，并把他拉拖到办公室。

其后，有一该所叫王太平的

恶警看到韩忠在办公室没有去干活，就质问韩为何不去劳动。当韩忠告诉他，眼睛被打伤了、很痛，要求去医院检查时，他不但不答应韩的要求，反而又过来拳打脚踢一轮。韩提出抗议。

之后，直至零七年四月，该所一直不给韩忠检查受伤的眼睛，也不给予任何治疗。韩忠曾多次提出要到医院检查、治疗；恶警们不但不理睬，反而多次殴打韩忠。到了零七年四月五日，韩忠才得到检查，证实右眼已经失明。

一个已被中共迫害致残的普通百姓，只为修炼法轮功做好人，在劳教期满后，因为不放弃信仰，一直没有摆脱监视和骚扰，在二零零九年五、六月间又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铜陵市看守所和洗脑班迫害。据悉韩忠被中共法院秘密冤判六年。

等都要被迫害人支付，不交，就到单位个人账户强行扣除。这期间，张宪英被非法拘留三次，多次非法抄家。

二零零二年九月，张宪英被恶警劫持，非法拘留关押两个月零三天，后又送到九三看守所迫害三个月。因张宪英坚持信仰，被送北安监狱非法劳教三年，遭受非人酷刑折磨。张宪英被扣在地环上半年之久，大小便也不放开，一天两顿饭，每顿只给一个很小的黑馒头和一碗没有几粒米的粥，经常遭殴打、被强迫半蹲

## 张宪英在黑龙江泰来监狱被打伤

（明慧通讯员黑龙江报道）法轮功学员张宪英，五十九岁，黑龙江省嫩江县七星泡人。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被劫持到九三看守所，后被非法判刑六年，被劫持到黑龙江泰来监狱。二零一零年正月初二，张宪英被狱警指使的犯人冯军打成重伤，腰腿都不能动，说话很吃力，生活不能自理。家人要求保外就医，也遭狱方拒绝。

张宪英此次被打时，他听到有人告诉恶人冯军别往脑袋上打。平时，监中大声说话都有狱

警管，而这次犯人冯军打法轮功学员，却没人管。张宪英被打伤后，有人去报告狱警，半天，才有狱警来，问“他打你了吗？我怎么不知道？”可见，殴打张宪英是狱警蓄谋、指使的迫害。

张宪英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按“真、善、忍”做好人而遭到迫害。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二年期间，两次被当地“六一零”（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成立的非法组织，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绑架进洗脑班，强行洗脑，参与迫害人员的工资、饭费补助

式两臂伸直、恶人不让睡觉、用烟头烧脸。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日，期满回家。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张宪英发真相资料，被恶人于井禄举报，被恶警劫持到九三看守所，后被非法判刑六年，警察不通知家人，送往泰来监狱。家人多次去当地“六一零”问，他们都说不知

## 沈阳外企经理陷狱八月 被迫害病重

（明慧通讯员辽宁报导）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于洋遭铁西区国保大队秘密绑架，不经任何法律程序被非法劳教一年零九个月，被秘密投入沈新劳动教养院。于洋陷狱已八月有余，因绝食抵制迫害，身体极度虚弱，并伴有肾病，目前在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沈阳医大）门诊1518病房救治。

于洋，男，三十三岁，美国利曼公司中国东北办事处销售经理，修炼法轮大法使于洋变得更加善良、谦和、热情、诚信，多次获得嘉奖。他捡到手机送还失主，冬天看到老人摔在冰上起不来，好多人围观却没人去扶，怕被讹诈，善良的于洋就把老人扶起来。由于工作业绩突出，北京老总奖励他一部笔记本电脑。

二零零九年七月十四日，于洋象往常一样开车到公司上班。上午十一时许，于洋在与约见的客户分手后，遭沈阳国保伙同铁西国保特务秘密绑架，当天下午被劫持到张士洗脑班迫害。家人多日不知他的状况；沈阳铁西国保、管区派出所等部门不作为，



图：于洋

拒绝透漏于洋的下落，互相推诿，于洋的家人多方奔走呼吁，打听于洋的下落，寝食难安，心急如焚。他的母亲心力交瘁，短短几天体重锐减了近十斤，他患脑血栓的父亲还被张士洗脑班恶警推搡。

于洋遭绑架后，绝食抵制迫害，身体极度虚弱，身体瘦得不到九十斤。近期获悉于洋被送医，家人更是焦虑异常。

## 山东单县善良妇女被非法判六年

（明慧通讯员山东报导）善良的山东单县法轮功学员李清女士，因坚持自己的信仰，做好人，遭中共迫害，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二日被单县人民法院非法判刑六年，三月十日被送往山东女子监狱迫害。

李清，一九七零年出生，家住单县城关镇城区内，原县供销部门职工，失业后成了家庭主妇。李清为人诚恳，善良，待人接物处处以“真善忍”要求自己，在矛盾面前宽容忍让，在利益面前不计个人得失，是人们公认的好人。李清珍视教人向善的法轮功，坚定不移地信仰着“真善忍”。

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日，李清和其他三位女法轮功学员被单县政保大队和单县东关派出所警察绑架到县看守所迫害。之后，李清家遭恶警洗劫，抢走了电脑、打印机等私人财物。

李清等四位女法轮功学员在单县看守所关押期间，遭到了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有的被强迫长时间站立不让睡觉、坐老虎凳。后来，其他三位学员被放出，李清仍然被关押在看守所。期间警察不许家人探视，说什么菏泽市“六一零”（专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非法机构）和公安局把她视为了重点。李清在单县看守所遭受了半年多时间的迫害，又被送往济南女子监狱。

李清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做好人，曾多次遭到中共的迫害，二零零一年秋天，李清曾被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判三年，在杭州女子监狱遭受迫害。这些年的经历给她本人和家庭都带来了不可估量的痛苦和打击。近十一年来，有多少像李清这样的好人遭受了中共的迫害，有多少幸福和睦的家庭在这场非人的迫害中分崩离析。

道。经多方查找无结果。最后还是从泰来监狱出来的人那里，知道了张宪英的去向。

目前，张宪英被恶警指使的犯人冯军打成重伤，生活不能自理，家人要求保外就医，也遭监狱拒绝。二、三个月前，张宪英也被犯人冯军打过一次，鼻口流血。



# 救六条人命的潘本余又被劫回监狱（续）

（接首页）二零零零年七月被绑架后再次遭受劳教迫害。在富裕劳教所，被关在猪舍毒打致昏死、因控诉江泽民而被富裕公安局刑拘至富裕看守所、遭皮带抽脸至血肉模糊、戴手铐、支棍、关铁笼子，恶警为掩盖王宝宪、张晓春被迫害致死真相又将其判四年，转至北安监狱；北安监狱一心将潘本余弄死，杀人灭口，将其关小号迫害七十多天，被犯人打的头破血流、在小号内背铐穿地环儿、不给被褥使其尿血、吐血、手腕和双臂锁

烂、骨缝长肉芽。

一日，省司法局人员来监狱检查工作，潘本余高喊：“我最冤哪，政府官员打死两名大法徒，为封锁消息把我关在监狱，我申诉他们就关我小号，酷刑折磨，想整死我。”姓安的狱警对检查人员谎说“他是精神病。”半个月后将戒具卸下时，他双臂仍是被锁的姿势，已经不会动了。测血压高六十，低三十，整日昏迷状态，随时能死去……二零零五年六月十八日获释。

二零零六年四月三十日，警察到家砸门，潘本余被迫流离失所，靠给人送牛奶艰难维持生计。同年十二月八日，他在父母家被北局宅派出所两个警察绑架。在派出所，被铁锋区“六一零”王队长铐在暖气管子上；对其毒打致昏迷；还用皮鞋踹其肚子；打的拉血。两天后被送到齐市第一看守所，在看守所期间，由于“六一零”王队长打的心、肝、肾衰竭，出现生命危险，被送到齐市第二医院抢救。

潘本余被铁锋区法院枉判七

年。下判决时，把空白刑讯笔录让他按手印。二零零七年四月十八日潘本余被劫持到泰来监狱继续迫害……直到潘本余病危将其推出监狱。

监狱方面将潘本余劫持回监狱。上次潘本余办保外就医时，泰来监狱刑罚执行科科长”张兴军曾以监狱没有保外就医鉴定资格为由，拖了近一年的时间，而现在狱警又说监狱方面能鉴定，这纯属欺骗行为。

泰来监狱是黑龙江省西部地

区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齐齐哈尔大法弟子梁金玉在泰来监狱饱受各种酷刑，于二零一零年二月五日九点三十分在身心被摧残的极度痛苦中离世。大法弟子卢玉平于二零零九年五月三十日在泰来监狱被迫害致死；刘晶明于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在泰来监狱被迫害致死；徐林山（齐市碾子山区学员）于二零零五年十二月被泰来监狱迫害致死；潘洪东于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五日被泰来监狱迫害致死。

## 师父赐我新生命 我把真相告世人

文 / 内蒙古大法弟子

我修炼十二年来，我深刻的体会到：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没有法轮功就没有我的今天，我要让世人知道大法的美好，让更多的人受益。

身患绝症 走投无路

在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经多方诊断，确定我得了肝癌。我的弟弟、妹妹听了都很着急，我老伴听了大哭一场。当时，七十多岁的老岳父听说后来看我，也老泪横流。全家沉浸在悲痛之中。

后来经北京肿瘤医院，北京中关村医院、北京肝病研究所检查，确诊是巨块型肝癌。肝癌体十四公分左右。当时，我感到悲观失望。心想：我母亲就是得肝癌去世的，莫非有遗传？当时我脸色很难看，又灰又黄，两眼深陷，外带两个黑眼圈，别人看了和大烟鬼差不多

少。真有死到临头的感觉，在那时才感到生命的宝贵。以往一年一年的过去不以为然，当时每当早晨一觉醒来，总会想到：总算又活过来一天。

后来去了北京最有名的治肝癌的医院看了一次，一个老大夫说：你准备七万块钱动手术吧，我保证你术后能活五年。这会给家里留下一大堆债务，就没有动手术。后来又找北京一个气功师治了一段时间，毫无起色，前后共花去医疗费、车宿费三万多元。

修炼大法 枯木逢春

在九七年三月十九日，一次偶然的的机会，我遇到一位法轮功学员，他劝我学习法轮大法，并且帮我买来李洪志老师写的《转法轮》一书。我看了以后就放不下了，白天看，晚上看，把《转法轮》、《转法轮（卷二）》《法轮大法义解》等书全看了，并且反复通读。

法轮大法深刻的内涵，使我对人生的真谛有了新的认识。

从此以后，我就按照大法的要求：学法，修心，炼功。逐渐放下了炼功为了治病的执着心，我懂得了要想好病，必须重视修心性，重德的道理。通过学法，还使我明白了我肝脏长的瘤子，是自己生生世世的业力造成的，我自己的业债必须自己还。身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是法轮大法师父给了我新生命，确切的说：也就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十二年来，我的身体状况一直很好，并且一天比一天好，没吃过一次药，没打过一次针。有的好心人劝我去医院复查一下，我说：“我现在能吃，能喝，能睡，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我是炼功人没有病，复查什么？”炼功至今，我开着三轮摩托车，出租汽车东奔西跑，由过去被别人接送，到现在接送别人。

知恩图报 传播真相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我把每个坐我车的人，都当成我讲真相的对象，向他们讲：我曾是一个肝癌患者，得法后身体奇迹般的好了，事实胜于雄辩，我的现身说法很有说服力，并且个别有缘人走上了修炼法轮功的路。听完后人们都承认法轮大法好，从而明白了真相。有时，从医院里接送病人，向他们讲完真相后，再递给他们真相资料，并且介绍我原来是肝癌患者，是修炼法轮功炼好的，他们都很感激我的。

在开出租车的过程中，我体会到，我面对面的讲真相，自己必须首先做好，别人开出租车送一次人四元，我一律收三元，有时两元一次也送，别人开出租车不下公路，我开车不但下公路走土路，还把坐车人一直送到家门口。他们切实感受到我是个好心人，也愿意坐我的车。

有一次，我送一个年轻女子，因路途近，没来得及和她面对面讲真相，把她送到楼梯口就把一本真相资料送给她，我说：“送你一本书看，看了能消灭法病保平安。”她翻了翻说：“这不是法轮功吗！你这样做，再让警察把你抓起来。”我说：“我是在做善事，你不举报我就没事，我原来是肝癌，就是炼法轮功炼好的。”听了我的自我介绍，她把书收下了。

在去年，我们同班同学聚会，我们已经分别四十多年没见面了，参加聚会的师生只剩了二十三名，已有十二人去世，在聚会时，要求每个人都谈一谈分别这四十年亲身经历的大事，我就重要的说了我得肝癌之后，修炼法轮功的全过程。我说要不是修炼法轮功，我极有可能是去世的同学中的一员。

## 史迎春被辽宁女子监狱迫害致死

（明慧通讯员辽宁报导）辽宁葫芦岛市六十多岁的大法弟子史迎春于二零一零年三月十八日在辽宁女子监狱被迫害致死。史迎春仅仅因为修炼法轮功，多次遭到中共当局绑架迫害，曾经二次被非法劳教折磨五年；二零零八年八月三十日遭绑架，被非法判刑七年，关押在辽宁省女子监狱直至被迫害离世。

史迎春，女，家住葫芦岛市连山区渤海街道，曾以卖菜为生。她曾患有牙癌、胆囊炎、神经衰弱等多种疾病，虽经治疗但收效不大。本着祛病健身的想法，她于一九九五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之后大约一个月，所有的病症完全消失。在“真、善、忍”法理的指导下，她化解了以前与亲属的矛盾。在修炼中，史迎春体会到了身体和心态的双重改善，一家三口幸福祥和。

一九九九年七月迫害爆发后，史迎春一家三口分别被送进劳教所迫害。从此，幸福的三口之家变得支离破碎。

一、在葫芦岛看守所遭受的残忍迫害

九九年十月五日，史迎春因坚持炼功，被绑架到连山区公安分局，之后被非法关押在葫芦岛市看守所。史迎春有三次因为炼功或拒绝说“不炼”而被看守

所所长李雅杰、周洁以及另一不知姓名的胖警察（五十多岁）毒打。

其中一次，李雅杰把史迎春叫到走廊，叫人扒掉她的裤子、让她趴在地上，然后说：“你不是炼功吗？来，咱俩先练练。”说完，李雅杰就拿着胶管照着史迎春臀部一顿毒打。有时她们打累了，就两个人轮番打。有一次，用狼牙棒打，打一下，刺就扎到肉里去，疼痛难忍。

另一次在“放风”的时候，周洁把史迎春叫到眼前，伸手就往她脸上打，打一阵子手打疼了，又把史迎春的鞋脱下来，拿鞋往她脸上打，不一会，史迎春的左眼就鼓起来了，之后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即使这样，恶警还不停的打，不知打了多久。

李雅杰为了防止史迎春炼功，一天，她叫人给史迎春戴上手铐、脚镣，拿来脏毛巾，一头系在脚镣上，另一头逼迫史迎春用牙咬着，手铐到背后，腰直不起来，逼她往前走，抬脚非常沉、落脚非常重，每走一步都十分痛苦、难受，之后又逼她跪着，一跪就是几个小时，汗水顺着脸往下淌，地也湿了一片。晚上不让睡觉，除了坐着就是站着。

就这样，史迎春在看守所被迫害二十多天之后，被非法劳教两年，送到沈阳马三家教养院。

二、在马三家劳教所遭受的迫害

在马三家的女二所，史迎春为维护自己的信仰权利绝食抗议非法迫害，一个叫吉利的警察把她叫到办公室。吉利和另一个警察两人各拿一根电棍同时电击史迎春，一人电脚、一人电上半身和脸，电棍发出啪啪的响声，人被电得浑身剧烈的颤抖，她们还罚站，史迎春被一站就是十多个小时。不法警察还唆使犯人迫害大法弟子，罚蹲、搬等不断变换折磨的手段。

一天晚上，警察叫犯人把史迎春拽到厕所的小凳子上，把一把拖布在脏水桶里插一下、拿出来后在史迎春的脸上、头上反复拖，突然拖到鼻子上就不动了，史迎春被憋得喘不过来气，一张口想吸气，结果脏水和脏物都吸到肚子里去了，弄的浑身都是脏水，脸和头发都粘糊糊的。

有一次，因为史迎春拒绝被强迫走步，吉利找来两个人，三个人拿三根电棍一起电史迎春，同时电脚心、手心、脸和嘴，并叫嚣说：“不把你电服不算完。”只一会功夫，史迎春就感觉心好象都蹦出来了，当时很神奇，电棍突然就不响了，警察说没电了。几个警察不死心，又把三根电棍充电，她们让史迎春走步、遭拒绝后又逼她爬、再遭拒绝，吉利就喊来几个犯人，由两

个人架着史迎春的两臂，一个人在后边推，连推带拽，来回跑楼梯，她们跑累了，再换另一伙人接着跑，仅几个来回，史迎春被折腾得浑身是汗。

就这样迫害了一个月之后，警察把史迎春送到了一所。一所的迫害更加严重，每个法轮功学员被两个犯人贴身监视，被称为“包夹”。“包夹”寸步不离，吃饭、走路、干活、上厕所、睡觉时都是一边一个，警察唆使犯人任意体罚、虐待法轮功学员。有一次，两个犯人拿史迎春的手往墙上使劲摔，摔得青一块紫一块，摔完了之后，又把她的手绑在床上。第二天向警察做假报告说史迎春在厕所睡觉，使她们一夜没睡好，不法警察董彬和一个姓张的警察听后，立即把史迎春叫到办公室，把她的衣服扒掉，手铐到背后，强迫她跪下，两个人用两根电棍啪啪就是一顿电。

还有一次因为炼功，一个姓张的大队长把史迎春叫到办公室，扒掉她的衣服，戴上背铐，姓张的手里拿着一根电棍，墙上还插着一根电棍正在充电，一会电脸、一会电腰，一会又喊来一个犯人帮着电，那个犯人专门电脚心。也就是这次，她们不仅迫害史迎春，还把另一个也坚持炼功的大连大法弟子弄到隔壁的办公室，让她听史迎春受迫害的声音，以恐吓、威胁她。

就这样，史迎春在马三家

教养院被折磨了两年，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三日临走时，马三家勒索了史迎春六百元被灌食的费用。

回家后第六天，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史迎春再次因为在公园炼功被渤海派出所绑架、之后被送到连山区公安分局，当天被送到葫芦岛市拘留所。在拘留所被非法关押一个月之后，被送到了马三家教养院被非法劳教三年。

三、被非法判刑七年

二零零八年八月二日，史迎春出去发真相小册子，被渤海派出所恶警绑架后关押到绥中拘留所，家被渤海派出所、国保打劫一空。在当局没有通知家人的情况下，史迎春被非法判刑七年，于十月二十二日被送往沈阳女子监狱进行迫害。

在这期间，史迎春的儿子王苗于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一下午约三点钟，在家中被绑架。王苗现被劫持到兴城首山拘留所后送辽宁省马三家迫害。

史迎春于二零一零年三月十八日在辽宁女子监狱被迫害致死，据悉亲友已经去辽宁女子监狱处理后事。

